# 魅惑的谎言

.

这段期间，小弟同步进行两部小说，一篇是古装武侠，因出版问题暂时无法发表，另一篇就是魅惑的慌言，皆

因要应付两个故事，这篇小说能否如期每周一回，目前实在无法肯定，还请众兄弟体谅。

夕阳余晖，霞光灼灼，把吐露港映得一片粼粼波光，煞是绚丽迷人。

晓舒雅骑着脚踏车，悠然自得在单车路走着。和风拂面，长长的秀发随风飘摇，在这优美环境衬托下，更显得

她格外娴雅清丽。

「老师好！」一个声音从舒雅身旁响起，见是一个身穿校服的小女孩，踏着单车向她挥挥手。舒雅认得她是初

中一年班的学生，她向小女孩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舒雅看着远去的女孩，骤然想起自己小学时期的日子。

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眼前这条柏油铺就的单车径，那时只是一条靠近海边的沙泥小路，亦是当年上学放学必

经的道路。舒雅回想到每天上学的情景，自己和他们二人，都是骑着脚踏车在这小路上奔驰，一边高声笑骂，一边

互相追逐，较劲儿看谁最先抵达校门口。

舒雅虽然小他们两岁，但当年的单车竞赛，她总是胜多输少。此刻想起二人故意相让的情景，也不由露出一个

甜甜的笑容。

自从政府要在这里发展新城市，几年下来，一栋又一栋的高楼，犹如雨后春笋，耸立在这个往日不为外人注意

的小地方。短短的日子里，这里不但盖了高楼大厦，还建了两个高尔夫球场、大型高级住宅社区、场商和电影院等，

变成一个既可度假，又适合居主的好地方。而在几年前，地下铁路亦伸延到这里来，从往日二万多人口，瞬间已变

成二十多万人的卫星城市。这里唯一不变的，就是他们三人仍是亲密无间，至今依然毫无隔阂。不但如此，这两个

昔日跬步不离的男玩伴，当中一人，今天已成为舒雅的男人。

单车径的尽头，是一个名叫泥涌的村子，舒雅的老家就座落在这里。泥涌位于新市镇西北面，居住的人大多都

是原住民。

晓家在泥涌经营一间半露天的西餐馆，几年前父亲因病去世，餐馆交由舒雅的母亲打理。餐馆后面，便是舒雅

的居所，她父亲还在世时，将原本祖上留下来的老旧房子重建，改建成三层高的西班牙式村屋。

今年刚满二十一岁的舒雅，是家中独女，并无兄弟姐妹，母女二人也住不了三层房子，便将楼下作厅子，二楼

是睡房和浴室，多出来的三楼，租予一对年轻夫妇居住。

舒雅自小喜爱钢琴，中七毕业后，再没有升学，开始专修音乐，目前在离家不远的一所中学工作，担任音乐教

师一职，主要教习初中以下的低年级学生。舒雅天生性子温柔，人又漂亮出众，直来甚得学生欢迎。

当初舒雅到学校求职，面试之时，还闹出了一个小笑话。当日接见舒雅的人，除了学校的校长外，还有一位三

十余岁的音乐女教师，二人看见舒雅，都同时呆了一下，面试完毕，那位女教师笑着与她道：「晓小姐，刚才真的

不好意思，我第一眼看见你，还误认你是韩国女星朴敏英，你和她的长相身材实在太相似了，真的很抱歉。」舒雅

却不感到意外，自从朴敏英前几年在韩国亮相后，就常常有人对她这样说。舒雅听后，只是微微笑说：「不用介意，

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也曾这样说，但有一件事必须澄清，我却没有动过刀子，更无改头换面。」校长和那女教师听见，

同时点头含笑，彼此都知道韩国女星泰半都是人工美女，朴敏英就是其中一个。

舒雅骑着脚踏车，回到自家餐馆门口，习惯地将脚踏车锁在门旁的铁栏杆上，接着听见母亲的话声从身后响起

：「舒雅，有个叫阿伟的男人接连来了几通电话，你关掉手机吗？」母亲叹了一声，又道：「实在不明白，怎会有

这么多男人找你？」母亲却不明白，漂亮的女孩子自然会多男人追求。

舒雅听见，摇头暗笑：「这些人真无聊，他们究竟要抖缠我到何时？」便回答母亲道：「知道了，我一会回覆

他。」「唉！真不知你打什么主意？现在你和我一起回家，我有说话问你。」全不理会舒雅应答，回头向店里一名

女侍应生道：「阿兰，给我照顾着。」说话一落，迳自往餐馆后的住所走去。

舒雅无奈，只好跟随在后。二人一进入屋子，看见母亲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长长叹了一声。舒雅挨着她坐下，

母亲侧过头来盯着她，问道：「你和他们二人怎样？今日你得清清楚楚和我说。我可不想听：『没有什么，我们只

是好朋友而已。』这等无聊透顶的说话。」「妈，你想我怎样说？我和他们确实只是好朋友，还会有什么嘛！」「

你这番说话可以骗外人，却骗不了我。若然只是好朋友，又何须这样诡秘。在我跟前，你和卓文就像没事儿似的，

一旦走到街上，你二人就箍腰搭肩，还道我不知道吗。」舒雅吃了一惊，脸上升起一抹红晕，连忙道：「我……我

们哪有这样！」「你还敢说没有。今天有两名熟客和我说，他们看见你和卓文在一起，还说他搭着你肩头，神情亲

密，就像孖油条似的，粘在一块从商场里走出来。你不可不承认，难道他们会无缘无故冤枉你。」舒雅和他们二人

自小在这里长大，小小的一个地方，认识他们的人着实不少。况且餐馆的客人，都是左邻右舍居多，给人认出来，

其实不算什么稀奇。舒雅听完母亲的说话，不住在心中叫苦。平时她和二人出外，彼此都是规行矩步，不敢有何亲

密举动，就是害怕给熟人看见，多生流言蜚语。没想这次一个失慎，竟然被人看去了。一时之间，她真不知如何辩

解是好。

母亲看见她这个样子，久久不开声回话，又是长叹一声，说道：「你年纪也不小了，要和男人交往，也不是什

么见不得光的事，又何须向我隐瞒，难道我会阻止你们吗？其实卓文这个孩子也不错，我都很喜欢他，只希望你二

人踏踏实实，不要闯出乱子来。现在我再问你一次，你和卓文到底是不是在交往？不要再瞒我！」舒雅一直不想让

母亲知道，并非害怕母亲反对，而是出于她自己本身。其实舒雅仍拿不准一件事，就是自己真正喜欢谁？眼前这两

个男人，在她心中的地位，实说得上难分轩轾，要她取舍放弃其中一人，对舒雅来说，并非容易抉择的事情。

这十多年来，舒雅最清楚不过，知道二人同样深爱着自己，而她对二人同样投下深厚的情意，她又怎忍心去伤

害任何一方！这种三角关系，一直以来就牢牢困扰着她，让她无所适从。

但在一星期前，这个三角关系终于冲开一道缺口。那天晚上，舒雅带着微微的醉意，就在卓文那温柔爱抚的挑

逗下，最终把身子献给了他，正式成为他的女人了。

现在听见母亲连番追问，加上自己确与卓文有了肌肤之亲，让舒雅不得不下定了决心，作出最后的选择，便向

母亲点了点头。

母亲见她点头承认，像似放下一块心头大石，说道：「既然这样，你打后就要多加敛避，不要再和俊贤接近了，

免得让人看见有所误会，知道吗？」「这……这怎可以。」舒雅抬起头来，瞧着母亲道：「妈，你又不是不知道，

俊贤是我十几年的好朋友，又怎可能这样做！况且我……我已很对不起他了。

」「我不是老糊涂，俊贤喜欢你，难道我看不见么？就是因为这样，你就更该多一些避忌，若给外人看见，成

何体统。」舒雅垂下头来，不敢再出声。母亲一话说毕，站起身走向大门，忽然又回过头来，说道：「这样对你和

卓文都有好处，你要紧记我这番说话。」待得母亲离去，舒雅一时显得怊怅若失，悠悠想着心事。

便在此时，电话铃声响起，打破了舒雅的沉思。听筒里传来卓文的声音：「舒雅你没事吗？为什么关了手提电

话？」「没有什么事，下课后忘记打开手机。」「我和俊贤在老地方吃晚饭，你现在出来好吗？」「不去了，我想

早点休息。」「已经两天没看见你了，我今晚再看不见你，势必害出相思病来。」舒雅听着，心头不禁一惊。卓文

往日从不会说这样的亲热话，尤其是在俊贤面前，莫非那天的事，他已经和俊贤说了？舒雅一想到这里，立时脸红

心跳。

卓文见她默不作声，追问道：「舒雅你怎么不出声？快出来吧。」舒雅知道俊贤如果知道这件事，必定会难过

不堪。她一想到俊贤那张悲痛欲绝的脸孔，不由得担心起来，忙道：「好吧，我马上来，一会见。」放下听筒，从

手提包掏出手机，启动了开关，立即走出家门。

所谓老地方，就是本区海澄轩酒店内的中菜厅天澄阁。三人时常光顾这里，一来是位于本区，交通方便，距离

地铁站又不远；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卓文住在这里。

卓文的父亲是村里的大地主，家境颇为富裕，几年前举家移民到澳洲，只有卓文独个儿留下来，继续在香港就

学，毕业之后，卓文找了一份外资银行的工作，收入倒也不错。父亲移民时，留下一栋房子给卓文居住，因政府在

这里大肆开发，导致附近的地价不住攀升，卓文见有利可图，干脆将居所卖掉，搬进海澄轩。

海澄轩不同其他酒店，房间是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设计，并附有厨房、浴室，和一般住宅并无分别，酒店主要

以月租计算，很适合一些长期留在香港工作的外地人士入住，再加上服务完善，娱乐设备齐全，还有租金便宜，不

但是外地人，就是本地居民，亦有不少人以酒店为家。

卓文只身留在香港，这类家庭式的酒店服务，对他来说实在是最适合不过。

舒雅走出家门，召了一辆计程车，迳往海澄轩而去。坐在车上，当日和卓文欢好的情景，又再次浮现在舒雅脑

中……记得当日晚上，卓文约自己到天澄阁用晚饭，那日卓文的心情特别好，看见他如此开心，自己亦不自觉地喝

多了。其实我对啤酒从来不感兴趣，又苦又涩，真不明白怎会有那么多人喜欢这调调儿。

两杯下肚，我已开始感到头重脚轻、昏头晕脑。卓文建议我到他的房间休息一会，自己本想婉拒，但脑袋实在

摇晃得厉害，况且我和俊贤经常到他房间聊天，已是兵家常事，就点头答应了。

进入房间后，卓文扶我在床上睡下，斟了一杯热水让我喝了，人又倒回床上，慢慢便睡着了。睡了一会，蒙蒙

胧胧中，隐约感到脸上给人碰了一下，睁开眼睛，竟看见卓文的俊脸就在我眼前，温暖的嘴唇正抵在自己脸上。

我一惊之下，连忙将头别过避开。我们三人平日虽然亲密友好，彼此互生情愫，但言行举止间，从不曾有过越

轨的事情，真没想到，卓文今天竟会偷偷亲吻自己。我茫然地望着眼前的男人，看见卓文一脸愧疚，但一对眼睛依

然盈满着温柔，正怔怔的和自己对望着。

「卓文，你……」我低语一声，见了卓文羞愧惶恐的嘴脸，让我不忍说出半句嗔怪的说话。我知卓文很喜欢自

己，他一时憋不住，做出一些踰越的事来，实是人之常情，何况只是给他亲了一下，并非什么大事情。当时我就这

样为卓文辩解着。

卓文没有移开视线，一直紧盯着我双眼，我清楚地感受到，卓文的目光从温柔中渐渐起了变化，变得异常炽热

灼人。我又惊又羞，心跳开始加速，紧张得竟说不出话来。

我俩就这样对望着，更没有说话。突然，卓文的脸再次缓缓凑近前来，当他那性感温暖的嘴唇触及我时，我登

时惶惶无措，不知如何是好，直到两片朱唇被他封盖住，自己才猛然醒觉，无奈为时已晚。

就在我还没反应过来之际，一个乳房同时落入他手中。一惊之下，我本能地张开嘴巴，轻呼了一声。卓文藉此

良机，一根火热的舌头闯进我口腔，将自己顽抗的呼声全然封闭住。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吻，让我莫知所措，况且那根灵动的舌头，不停地在我腔内翻滚撩拨，叫我避无可避。

在他热情的诱导下，还有从乳房传来的阵阵快感，终于让我臣服了，情不自禁地开始配合他，回应他的热吻。

卓文吻得非常炽情狂热，他一面和我亲吻，一面把玩我的乳房，虽然是隔着衣衫，我仍是感到那五根指头的威

力，时而揉捏，时而推挤捻弄，那股美妙舒服的感觉，真是说不出的美好。我个子虽不算高，但身材却非常棒，丰

胸细腰，一直让我感到很自豪。而我的初吻、不曾被男人触摸的乳房，没想今天同时失守了。

强而霸道的爱抚，还有那强烈的男儿气息，在在都刺激着我的中枢神经，让我机乎要昏晕过去。无可否认，卓

文的爱抚让我很陶醉，完完全全堕进那阵美感中，至今我还清楚地感受得到。

一浪又一浪的崭新快感，将我的原始欲望全然挑起来。我的意志慢慢地消失，再提不起任何抗拒的力量，自己

两条优美的胳臂，亦在不知不觉间环上男人的脖子，牢牢的箍住他头颈，生怕他就此弃我而去，抹灭了这种难忘的

感觉。

我的心颤抖着，开始胡思乱想，想到等会儿将要发生的事情，竟然感到有点儿期待，可又有点儿害怕，心情杂

乱而无章。就在我杂七杂八间，卓文突然抽离嘴唇，一手撑起身躯，一手解我衣扣。我猛然警觉，立即清醒过来。

不问而知，他正要进行下一步行动，心中着实害怕，只好颤着声音哀求道：「卓文，我们不要……」「我要。」卓

文摇了摇头，打断我的说话：「我停不下来，给我今晚好好爱你，我要让你享受一生中最长、最美的一夜。」当时

我只有惊恐，一时还无法理解「享受」这两个字，但现在我明白了，原来和喜欢的男人做爱，确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卓文没理会我的哀求，解开我胸前衬衫的衣钮，接着伸手进入胸围里，将我一只浑圆饱满的乳房包容住，那种

美得叫人发眩的感觉，使我细细呻吟了一下。

在这欲潮的包裹下，我已经完全降服，再无力反抗，更不想反抗，只想仔仔细细品尝每次爱抚和亲吻，任由卓

文予取予求，需索无度地享受我的身体。

强烈的快感犹如排山倒海般，我根本无法抵挡，只能随波逐流，任他摆布。

卓文的舌头，贪婪的指掌，令我浑身充满了色情的欲望。我终于忍不往，口里绽出诱人的呻吟，双手紧紧掐着

他坚实的臂膀，一股深沉的渴望，慢慢在我下腹燃烧，淫水同时漫溢，滋润了正在发热的阴道，这是一股又甜蜜又

折磨人的痛楚。

卓文不住亲吻我颈窝，挑逗我敏感的耳根，还在我耳边说着情话，诉说着他要怎样摆布我，抚弄我，用他粗壮

的阳具进入我身体，要我成为他的女人。以往谈吐有致的卓文，没想到他竟会变了样子，说出如此露骨的说话来。

虽然这样，但我当时听了，却让我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终于，我身上的衣服很快就被脱掉，整具完美无瑕的身子，完完全全赤裸在他眼前，让我感到羞怯交加。卓文

盯着我自豪的裸躯，呆望良久，似乎我的身体令他非常震憾。

接着下来，卓文直起身子，脱光自己的衣服，他的粗壮确实让我吃惊，而且出乎意料地吓人。这是我首次看见

男人的阳具，不想竟然是这么粗，又这么长，还硬翘翘的挺得笔直，尤其那颗头儿，浑圆而肥大，极似乌龟的脑袋，

难怪常听人称呼它做龟头。

卓文呆呆邓邓看了我一会，便急巴巴的趴到我身上。赤裸的接触，使我既舒服又感虚弱无助。我清楚地听见他

发出一声满足的轻唤，在我耳畔喃喃说道：「哇唷！舒雅你真的很美，皮肤又滑又嫩，抱着你的感觉真好！」还没

说完，他的大手再次移向乳房，温柔地抚玩着，接着用手肘撑起身体，又再重重的压了下来，险些儿将我压得窒息。

卓文就这样移动一下，已低下头来，整个脑瓜子埋进我的乳沟里，双手分握一对乳房，同时开始亲吻，还不时

舔舐那颗敏感的乳头，直到他张开嘴巴，含住我顶端的娇嫩时，一股难言的快感，立即在我全身迅速扩散，当我才

喘得一口气，他的手已伸到我下身，探触我最隐密的地方，卓文用手指爱抚那核心时，我就像被闪电击中似的，身

子不住地颤抖摇动。

他……他真的想要我的命了！卓文怎可以用手指插进人家那里，还不停的抠掘！在他肆无忌惮的采掘下，阴道

里的空虚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令我感到羞不堪言。就在我舒服得一塌糊涂之际，卓文竟然停了下来，再次趴回我身

上，双手用力抱紧我，在我耳边喘着大气，说道：「给我？成为我的女人。」浓厚的男儿气息打进我耳孔，痒痒的

让我有点聩。

我又惊又羞，不敢去看他，更不敢开声回答他。卓文将我两条大腿往外分，佝偻腹肢，用他烫热的龟头碰撞我

的柔嫩。我的心狂跳不已，也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卓文胡乱的挤挺，不知他是第一次还是过于紧张，始终不得

其门而入，反而弄得我更加难受，让我更渴望他马上进入我身体。

「卓文……」我双手围上他脖子，轻轻的叫了一声。

「舒雅，你帮一下我，我快要急死了。」他粗嗄的声音又再响起。

我被他坚硬的阴茎不停亲吻着玉门，那种感觉比之热吻更来得炽盛火辣，更让人晕眩。听完他的说话，我像中

了魔咒似的，竟然毫不思索，徐缓伸手到他胯处，当我握住一根又烫又硬的宝贝时，整颗心马上嚭嚭地跳个不停，

几乎要从口腔跳出来。

现在想起来，真想大骂自己一顿。第一次和男人做这种事，自己怎可能如此不要脸，不但用手去摸男人的东西，

还无耻地为他引路。啊！实在太丢人，太过淫荡了。

卓文在我牵引下，他的巨大慢慢撑开我的处女地，一分一寸的徐徐往里面推进。爆满的胀塞感，产生一阵轻微

的疼痛，让我猛地清醒过来：「啊！不……」我睁大眼睛，禁不住摇头呼叫了一声。完了！我的处女屏障终于被冲

破了。

那股微弱的痛楚，直传到脊髓的反射中枢，令我的阴道产生强烈的收缩，一阵接着一阵，把入侵者牢牢包裹住。

「我弄痛你了！」卓文怜惜地盯着我说。

我向他摇了摇头，轻声说道：「没有传说中那么痛。」在妇女杂志里，我知道女人共有三十余种处女膜，或许

我是那种较薄的唇形处女膜罢，这种形状的处女膜，不但平滑纤薄，而且破裂时出血也不多，亦不感到如何疼痛。

那股充实的胀爆感，简直超乎我想像，让我感到又是惊惧，但又感到十分甜美。卓文粗鲁地捧住我的脸，用他

性感的嘴唇堵住我双唇，下身强而有力地抽送。嗯！虽然我仍有点疼痛，但那龟头磨蹭肉壁的感觉确实相当美妙，

我希望他永远不要停下来，继续用这个方式干弄我。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只觉越来越美，淫液也越来越多。不知不觉间，口里开始发出急促而丢人的呻吟，一面晃

动身子，配合着他在我阴道进出。

卓文的动作逐渐加快，似乎不想让我有喘息的机会，他用力亲吻我，手掌贪婪地把玩我乳房，一波接一波的快

感冲击着我，令我浑身燃烧起来。忽然，一阵泄意从我的深处萌生，让我渴望的高潮快将来临了：「啊！卓文……

我……我……」还没说完，终于攀上我人生第一次高峰，直冲上云霄，让我向灿烂的星空奔去。

我感到阴道强烈地收缩，但仍是不停地喷射，喷出我淫荡的精华。无助的我，只能用身体紧紧攫住他，呼喊着

他的名字。卓文终于忍受不住了，温热的种子深深撒在我体内，我不知他射了多少，只知道他不停地射，一下接一

下，烫得我异常舒服。

我们虽然筋疲力竭，却不想就此终结，仍是用尽气力抱紧他。平静了好长的一般时间，我才在陶醉中恢复过来，

发觉卓文正爱抚着我的身体，搓揉着我的乳房，并和我说终于得到我，终于让我成为他的女人，还有很多很多绵绵

情话，最后他说想再要我一次。

【完】